



悦读 滨州

文苑 影像 史志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鲁北晚报

10

2025.8.20 星期三

责编:曹玉

邮箱:sdlbwb@163.com

大自然从来不语

□赵东梅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没有盛夏的挥汗如雨
哪来金秋的硕果满枝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我们的每一点付出
它都记在了心里
我们的每一次贪婪
它也尽收眼底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尊重它的人会获得好运
践踏摧残它的人也会受到
反噬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我们渴望纯净的风
干净雨
温柔的天气
如果没有
就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让它生了气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自然赐予我们的东西最为
珍贵

头顶的蓝天
脚下的土地
可以饱腹的果实和顺畅呼
吸的空气

大自然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所有自以为是的人
在它的面前只是小丑而已



AI生成图片

吃凉面

□范廷伟

这几天,闲来无事,翻阅我那年夏天去苏州旅游回来写的一篇散文《这人间烟火,不过是一碗汤面》,想起那些斑斓多姿、风味各异的苏州汤面,真的感慨万端,浮想联翩。

所谓的苏州汤面,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面条,有手擀面和机制面之分。我从小喜欢吃面条,无论是手擀面或者机制面。在苏州的三天里,其中两天分别是我和妻子的生日,我们在这里顿顿享用“长寿面”,天天享受旅伴们的祝福,过得意义非凡,还让我过足了“面”瘾。当然,在苏州吃的全是热面。其实,在上蒸下煮的酷暑中,我还是特喜欢吃用井水“拔”过的凉面,它少油淡盐、绿色健康,既清凉解暑,又简单省事。

童年的深刻记忆中,最早的凉面,类似于现在的山西刀削面,是用揉好的灰黑色的地瓜面在铁质的“擦床”上擦出来的“饸饹”。这些蝌蚪状的“饸饹”,从“擦床”的网眼中纷纷漏出,掉进下面滚烫的开水中,不多时候,煮熟的“饸饹”被母亲用铁笊篱捞出,放进盛了半盆凉水的黑瓷盆里“过凉”。如果觉得“凉”度不够,可将盆中的井水滗出来,再舀上几瓢凉水重新“过凉”。

母亲将这些凉面盛在碗中,又把事先切好的胡萝卜丁咸菜放进另一个盛着蒜泥的碗里,倒入少许酱油搅拌均匀。这样,咸辣兼具的“浇头”也做好了,各人按需取用。清爽可口的凉面,被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几筷子就扒拉得见了碗底。

那时候穷,地瓜面是做“饸饹”的不二之选,它柔韧皮实,用它蒸出来的窝头,人们将其称为“黑头老幺”。如今再尝却难以下咽。后来,我突发奇想吃了一次“忆苦饭”,地瓜面窝头在嘴里直打转,就是不下肚。办公室同事笑着说,他母亲早先天天做“橡皮窝窝玻璃汤”。“橡皮窝窝”是指地瓜面窝头,而“玻璃汤”则是指清汤寡水。在那个“地瓜干子做主粮,鸡胥眼子当银行”的贫穷年代里,母亲用她的巧手,把我们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进城工作以后,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城西山区工作的同学电话相邀,让我去他那里吃一种叫做“饸饹”的特色美食。平日里,也听别人说起过“饸饹”,毕竟百闻不如一见,由于馋虫作怪,我还是决定按时赴约。

那是一个初夏的中午,同学带我拐弯抹角,来到山中的一家“农家乐”饭店。毛茸茸的小桃,藏在叶子后面忽隐忽现;粉色的蔷薇花沿着篱笆爬成了一面花墙;树下的公鸡母鸡们,或“喔喔”或“吱吱”,闲庭信步,优哉游哉。云卷云舒,山风轻拂,我们坐在草棚中的小桌旁,随意闲聊,惬意舒爽。

细嫩的黄瓜丝、胡萝卜丁小咸菜、切碎的鲜香椿、蒜泥麻汁摆上桌面,一盆在凉水中浸泡着的“饸饹”压阵,最后被端了上来。我打眼一瞧,嘻,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地瓜面“饸饹”呀。

同学介绍:“这种美食准确叫法就是‘饸饹’,据说除了地瓜面以外,还有荞麦面

和高粱面的,在我们当地,都是地瓜面做的。因为山里百姓还种少许地瓜,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正宗‘饸饹’面。”是啊,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童年记忆,地地道道的地方美食。这顿饭,吃得我身心舒畅、心满意足。难得同学这么有心,让喜欢怀旧的我,穿越时空隧道,重返了童年时光,重温了少年记忆。

现在条件好了,吃由地瓜面制作的凉面反倒过于“奢侈”了,用小麦精粉制作的凉面随处可见、可食,面粉售卖点还有特宽、中宽等多种凉面可选。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进入初夏,便是吃凉面的季节了。在农村繁忙的麦收时候,人们起早贪黑,虎口夺粮,吃凉面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简单方便、省时省事,可佐麻汁蒜泥,可伴辣椒豆酱,端起碗来,呼呼啦啦,酣畅淋漓,大快朵颐。

盛夏时节,凉面成为饭桌上的常客。每天早晨,妻子都要给我做凉面,“浇头”就是从老家菜园摘来的脆瓜切片,再用麻汁蒜泥搅拌均匀,如此这般,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结束了饭局。家常便饭没有那么多讲究,只要有了凉面,几根红绿相间、咸辣混杂的凉拌老虎菜,我也能凑合一顿饭。

我吃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凉”面。几年前的一个盛夏,我们参加市里组织的“记忆乡愁”采风活动,作家、摄影家、电视工作者们到城西一个即将拆迁的村庄走门串户,采访老人,拍摄影像,记录历史,留存当下。虽然是个林木高耸、绿树掩映的村庄,可那天风不刮、树不摇,

连家犬也热得趴在门口吐着舌头。

村委领导将午饭安排在附近的“马家大院”,这也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农家乐”。大家涌进空调包间内,饮啤酒,喝冰茶,热闹成一锅粥。等到上饭时,一小盆红色的胡萝卜丁咸菜,一小盆脆生生的绿色黄瓜丝,一小盆用香椿叶嫩尖切成的碎末,一小盆麻汁蒜泥先后上来,最后是一大盆凉面。我手脚麻利,将凉面捞在大海碗中,舀上浇头,第一个下筷开吃。“呀!”我一声惊呼,把大家吓了一跳。我说:“割得慌,直接从头凉到脚后跟了!”大家不信,尝了第一筷,都纷纷大呼小叫“太割牙了!”看来,这盆凉面至少过了两遍以上的鲜井水。

赤日炎炎,酷暑难耐,喝绿豆汤能消暑解渴,吃凉面能清爽解腻,都是消暑度夏的方式。这些年来,我总是对凉面心心念念,情有独钟,从早期的黑饸饹,到时的白凉面,它们在时间的一远一近,颜色的一黑一白中,折射着当今时代的变化,蕴含着我们美好的情感,令我们在时光的无情变迁中抚今追昔,忆苦思甜,珍惜当下,憧憬未来。

